

T9299/1552

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9 1959

282
22
09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辯別者

顏回聞哭 說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
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
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米米
善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櫟之非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說苑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戰國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寔以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後漢

郭躬字仲孫為郡史辟公府奉車都尉實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其莫制榮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

有兄弟共殺人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王重榮鞭爪士唐書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權右署

錢惟濟服盜 宋史

錢惟濟字叢夫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三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 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頴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辯詐 元史

王忱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時平章趙璧引見裕宗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徵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決者

張良斷曉關因解可擊 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曉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酈食其持寶啖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手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內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攄詰門士晉書

曹攄字顏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符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效擗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決獄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始別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取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

于仲文決牛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年聽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柔察奸全史

劉徽柔字君羨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

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彥家財事文類聚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債不平公禔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債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誣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

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曾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韓絳殺青 宋史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項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 宋史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贖其家

程顥辯詐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李南公察姦 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實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齧尚何爭命歸兒族

程顥辨誣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石公弼治奸詐 宋史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網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戴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域地 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嘉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

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疏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愬子者年
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
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
不離僧無由至母廼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
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直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
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 事文類聚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
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
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
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
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
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為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
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
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
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
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荷溺器糞
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
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
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又君孺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
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實群嫗合掌中命繞佛
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
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步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
質珠步搖於元者贖焉元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
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
受步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元史

王約字彥博仁宗即位任河南行省右丞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之邊約至衛輝有歐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川民有兄訐其弟厭詛有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繼之使還任戶樞密副使

守法

堅持注度不移易者

羊尹文斷馬子期之旗新序

羊尹文荆之歐鹿垵者也遇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長拖地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去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筒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問曰吾有一非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知悅載之王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李離伏劍史記

李離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命伏劍而死

廷理斬軻 說苑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 史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叔向議三姦同罪 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 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
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
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虜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胡建斬姦前漢

胡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
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幼

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
追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
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
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
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以行潔達於從政是用拔
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閉門後漢

何湯字仲弓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
從中東門入明日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奮俸夏旱公卿皆
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士備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
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

樊儵理獄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
王荆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
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陳蕃殺冀使後漢

陳蕃字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入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

朱穆呵士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沛即揖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參御史可謂臨事不為也

陳蕃罪非禮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官葬親而不閉塋遂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為禮請之郡內以為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詎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減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詔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減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減汙者悉徵案罪威風

大行

于禁斬禰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山川平昌禰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禰禰與禁有舊詣禁降諸臣皆以為禰已降當送詣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下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禰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眩與禰訣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禰降不詣吾三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訊虜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下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不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虜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楊沛粹黃門頭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摔其頭與杖欲撻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告者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魏書

司馬芝字子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之皇人心今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

典宿留由事不早是臣之罪是以孔常科賦勅賦不為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

武侯戮謾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直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彌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饗震諸葛亮征張郃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戮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 吳書

孫策字伯堅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
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時袁術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袁術常
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
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呂範典財 吳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

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 晉書

劉頌字子雅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
謫為詳平

荀晞義殺弟 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
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
如此

張興世止吹鼓角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誓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 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歛祭軍府皆震服

游肇不從降恕 北史

游肇事魏宣武帝為廷尉帝嘗赦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趙綽據法論刑 北史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陳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文帝受禪為大理丞處法平允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納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衣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侍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曾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謂曰卿惜辛曹而不自惜也命高頴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
殺臣不可殺辛曹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
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
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執則置之天子之
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或復切諫乃
止

周搖質直北史

周搖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晉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文獻
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廉甚富

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文帝以其
奉法每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蒙賜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
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
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
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北史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
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
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一心事文類聚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辛亶嘗衣緋裊上以為厭盡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唐書

李乾祐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鄒令裴仁軌私役門卒

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與宇文士及勅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議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 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恕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貲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郡臣戒本立抵罪由

是朝庭肅然

劉蕞器劾還妾唐書

劉蕞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蕞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蕞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守法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天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檢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錢流等罪以為謀反則等者

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謀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錢闕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冤唐書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唐書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負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唐書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袁從一縛奴送獄唐書

中宗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人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

納主訴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唐書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辛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事文類聚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寬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唐書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佖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佖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大姦唐書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

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各先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眾唐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討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李晟殺田希鑿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袁滋不署唐書

袁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衣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學士兼史館修撰時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柳仲郢明刑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及進士第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所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為朝廷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賂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澳歛豪唐書

韋子澳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歛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極問自是軍民之爭

遂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世宗命仲略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第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言得方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無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請縱則驕驕則肆制睚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置前轍不宜愛免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言士聞之不干國之不政有犯

馮璧擬斬牙吾塔

生璧字叔獻金宣宗時初謀者告歸往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右一蘇謀南渡者行院事坊土門郭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璧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璧擬斬牙吾塔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瑀論兄子如律宋史

馬仁瑀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柴成務嘗慢吏宋史

柴成務字寶臣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

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為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

孫瑜出使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言曰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文以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錢惟治妻族杖背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廢中

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以劍申令敢後顧者斬
項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特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

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弔大姓王齊雄坐殺人
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
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函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
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
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

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事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
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罨曰修古奏前史稱御史
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效治帝聞立命答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
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
時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廷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吉甫
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
大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
類此

苗時中論囚

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薄邑有古河
久隄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

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疇追問內使 宋史

沈疇字德侔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撒蠻直言諫正 元史

撒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其有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字羅御命處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

蠻因進白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

趙璧按律論刑 元史

趙璧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犯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

虞集黜劉生失禮 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

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
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
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
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
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
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達
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
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子產明公孫黑罪殺之左傳

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
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

馬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前漢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讀作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挫豪強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舉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

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乞哀於上也誠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晉書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柳公綽誅姦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實建德斬奴還王軌首唐書

實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徇軍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瑋張晳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全忠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夢奈何今

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晳等宗權由是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實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實于法至宋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

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勳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相威鞠奸臣俘略為民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邪今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

相威奏執首里伯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袁裕治妬服辜 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持法峭直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遠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父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元史

納麟順帝至正二年除江浙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朗辨誣悟帝後漢

寒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不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

高柔察色服姦魏書

高柔字文甫仕魏曹操為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亡口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時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坐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

得其屍部口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韋鼎斷獄如神南史

韋鼎字超山隋文帝時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籍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詎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曾并獲賊以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北史

司馬悅字父宗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西南上蔡董毛

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口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崔昂即獲真狀北史

崔昂字懷北史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妾認繼明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

憑甚以為愧

蘇瓊悉獲實驗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皇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

楊汪曲盡人情事文類聚

楊汪隋文高祖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窺窗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守北史

薛胄字紹之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

斷旬日便了囚圍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寘堇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獨登聞

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悸成疾故
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怒
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彝
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候未幾果獲殺人者恕
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
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
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
未嘗納金及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

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

亦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

杜衍理冤宋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
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高繼昇知
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
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
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
當賞遷刑部奉狀宋史 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
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師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
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歸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 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賂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 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下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

治不承煦縱使之令 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

陳希亮 直 察寃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

魏琰平寃 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祕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

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
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賂而為之
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劉夔釋疑宋史

劉夔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位
遷吏部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
掾徐成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葛密得情不矜宋史

葛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
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
州使勿言

陸佃聞實免死宋史

陸佃字農師哲宗時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
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
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按盜釋無辜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
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
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
旦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誣詳密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
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
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

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謹自甘寔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寃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陸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處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劉宰斷獄宋史

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為請之州覽其廟斬首以徇

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違姻因夜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思年訟于官無券可管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凶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縣示獄鞠之凶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凶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待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上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杲辨誣得實宋史

杜杲字子昕宋理宗時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杲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

許楫釋佃者 元史

許楫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

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閔贖追課 元史

劉正字清卿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

商壙釋寃罪誣 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

田滋辨理詳明元史

田滋字榮甫元成帝時太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成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成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葉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成得釋

伯嘉訥平冤元史

伯嘉訥阿沙不花子也廉直剛敏

元武宗時

京尹屯儲衛誘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盜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韓若愚知冤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武宗時知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

汪澤民知枉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仁宗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克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

氏以賞雄其弟死妻並言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
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楊不花精斷元史

楊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
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
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
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
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已賞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

汪澤民問獄立具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南安路總管府
推官鎮守萬戶朵兒赤持官府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

訴郡同僚畏朵兒赤托故不視言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朵兒赤
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作夜
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珎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
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珎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
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鄧文原獄按詳明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
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
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
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

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兒索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為神

自當疑冤 元史

自當元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昇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音元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

盜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蘇天爵決獄 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文宗時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尤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

汪澤民字叔志元順帝時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筭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王思誠按治明斷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順帝時為監察御史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翅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成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蔴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

復讎今予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眾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眾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致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感夢鞠獄

有感於夢鞠問囚獄明驗者

黃幹字直卿宋寧宗時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曰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張洽遇夢決獄宋史

張洽宋理宗時改袁州司理參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平刑

刑得其中致囚無冤者

子罕言同罪異罰左傳

魯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轡

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華弱為司馬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張釋之議法與天下公共史記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由此天下稱之

崔篆釋囚後漢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乃逐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以收改創皆過申枉

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郭文公不以一人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人贖二十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漢光武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與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媿漢朝遂辭歸不仕

張敏議輕侮法後漢

張敏字伯達章帝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今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實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
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
令平議天下幸其和帝從之

盧毓引經駁議魏書

盧毓字子家獻帝時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
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
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
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
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
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床合卺之後罪何所
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

為可殺之為重太初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

殷仲堪議擬公正晉書

殷仲堪晉孝武帝時授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
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
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以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
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
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
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徐羨之善議埋子之罪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初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稍遷太尉後加尚書
僕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充
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

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何承天平誤射人罪南史

何承天宋武帝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

邢蚪駁奏北史

邢蚪字神虎魏宣武時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時鴈門人有

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暮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刑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世軌舍北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齊文宣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一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

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朝臣曰比一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嚴善思審獄唐書

嚴善思名讓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內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談說圖議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寺亦真能高宗封泰山舉

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重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並交趾五歲得還

蔣乂論法止及其身唐書

蔣乂字德源唐中宗時遣兵部郎中李錡討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一勲不可自暮可乎曰暮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逆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盧懷慎奏唐書

盧懷慎明皇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業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

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世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裴遵慶議刑活人唐書

子少良唐玄宗時調大理丞邊將肅克濟督役苛暴後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

李峴議罪不怨上唐書

李峴吳王恪孫也唐肅宗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東京初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且羯胡亂常誰不

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不是器與呂誣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阿沒里諫免連坐遼史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遙輦朝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遼景宗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有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李石議免緣坐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也天會八年除
恒賓副使累官後拜
太尉尚書令進封平原郡王北京民曹貴
謀反大理議廷中謂
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
威力不足率人罪止
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
刑惟輕入詳奏其狀
世宗從之緣坐皆免死

越王永功明斷金史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除刑部尚書為大興
世宗幸金蓮川始
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
官頭各杖一百彈壓
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
矣曰親軍人止一蒼
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
伏蒼頭使彈壓侍罪
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
姬與男婦甜道傍婦

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姬一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
姬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一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
已即走避之姬與伍長疑日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
服問尸安在說曰棄之水山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
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人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
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姬與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
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經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
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

梁肅釋無辜金史

梁肅字孟容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
之肅攝大名少尹金海陵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
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比日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

出者十八九

賈鉉論偽印得原金史

賈鉉字鼎臣金章宗泰和二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學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章宗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楊雲翼論渡河民無罪金史

楊雲翼字之美宣宗時拜工部尚書後改御史中丞河朔民十

有一人為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楊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兵所迫奔入於河為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

竇儼上疏論淫刑宋史

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高祖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與近開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劇可久執論根瑛免死宋史

劇可父字尚賢周太祖廣順初為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
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實以大辟有司攝
治瑛瑛具服可父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
瑛召可父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邪可父執
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

趙普不罪無辜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時人周世宗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
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宋太祖拔滁州宰
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
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
州軍事判官

蘇頌定法宋史

蘇頌字子容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院宋
神宗時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
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
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
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
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
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
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
外遂為定法

宋張洞議罪教令者宋史

宋張洞字仲通仁宗時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弟柳使鞭其
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

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

孫覺誅首宋史

孫覺字莘老神宗時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

范百祿多所平反 事文類聚

范百祿字功父宋神宗時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聞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无可

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宋燕肅疑獄 事文類聚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 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袁裕止誅首惡 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中統初為中書右司掾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

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
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崔斌止誅其首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至元十年進湖南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
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
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
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
釋之

子昂議刑允當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元世祖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
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
計至元鈔二百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

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
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
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
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
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
命似不足深取也

劉肅斷無冤元史

劉肅字才卿金宣宗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
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
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宣宗怒
有廷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
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

汝具奏辨析之奏入宣宗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繫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元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

太初名言元史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成宗時為中書掾以年勞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績多所平反改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

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脉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

韓若愚言輕刑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刑部郎中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蓋苗執法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好學善記誦登進士第元順帝至正四年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

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失刑

刑罰未為允當致有冤者

顧覲之論刑過情南史

顧覲之字偉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時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割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割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

理冤

申理冤枉者

朱勃訴馬援之冤後漢

朱勃字叔陽光武時為雲陽令以馬援之功被讒見廢乃詣闕上疏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卿師已有業未竟而死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

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然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晉思登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辛術總理民事事文類聚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宣聞之敕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理遠民寃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柳晟理辜唐書

柳晟德宗時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孫德淵辯枉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世宗時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刃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

伯嘉理寃金史

完顏伯嘉章宗時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李復亨察奸金史

李復亨字仲修章宗時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歎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

盧克忠釋冤獄金史

盧克忠海陵王時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

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去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毆宿之卒遂釋

邊珣辯誣宋史

邊珣字待價太祖開寶中掌永安軍權貨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郡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二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珣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反坐之

王化基辨禹錫誣宋史

王化基太宗時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時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

悟以化基為長者

向敏中辨僧寃獄事文類聚

向敏中宋真宗景德中留守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窰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為人所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足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

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詒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去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明

程戡正殺母人罪宋史

程戡字勝之少力學真宗時舉進士甲科累遷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

唐肅理商人之寃宋史

唐肅字叔元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真宗時舉進士徙

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救人者

張昱之理王申之寃宋史

張昱之字景山真宗時進士及第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司馬旦立見情偽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溫公光之兄也清直敏彊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仁宗時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姦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黜吏十數革寃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里

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姚仲孫決疑獄活人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早孤事母孝仁宗時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邛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惜老事多決於仲孫

張存辨劉平寃宋史

張存字誠之仁宗時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郤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胡宿番獄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甚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楊告疑誣得真盜宋史

楊告字道之仁宗時通判江寧府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被誣告者答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

唐義問辨明致雨宋史

唐義問字士宣宋哲宗元祐中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少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守道辨吉守誣冤宋史

歐陽守道度宗時吉州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早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吾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蔽冤旱或三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

唐震治疑獄宋史

唐震字景實既登第為小官度宗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會府有具獄將寘辟

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擢知信州
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
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
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劉秉恕決獄明允元史

劉秉恕字長卿世祖至元元年授淄萊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
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
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

趙孟頫雪冤見稱神明金史

趙孟頫世祖欲使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
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
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

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
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至元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
府事特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六日事清簡有元掖兒者役於鹽
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掖兒既
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決踰月掖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

陳祐辨誣構元史

陳祐字慶甫世祖時除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
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
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
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李好文劾使辨誣元史

李好文字惟中順帝至正四年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特

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撫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貢師泰詳讞疑獄元史

貢師泰字泰甫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劫史備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魚首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繳徐裕以巡鹽為

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晉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侍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是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寬治行為諸郡第一性倜傥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申枉

伸訴枉屈者

鄒陽引事比類史記

鄒陽游於梁與吳人莊忌淮陰放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獄中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

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劉隗奏溥于伯之枉晉書

劉隗字大連元帝時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溥于伯而血逆流隗奏曰謹按行督運令史溥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請寃從事中郎周延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亦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岑文本辨父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太宗貞觀元年除祕書郎

安恒申元忠冤唐書

唐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遠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猷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糶進獄訟繁劇何音是而今非邪臣安忘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存心正邪佞之徒劾之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讒佞不問其罪立為降極指馬漢先害善良自下獄人皆謂易之兄弟及四國士皆忠臣對曰惟易之

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厲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竊見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驕橫於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張儉申理存恤遼史

張儉與宗重熙年間為中書令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

劉仲洙辨冤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
鼓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辨帝從之
迺復鼓官爵而黨禁遂解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居宰相位晉侍中李崧者與昉同宗且同

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
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
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
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
已往之寃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
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

林大中言旌表降官

林大中寧宗時罷官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
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
或勸大中通韓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間居
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
可懼而免邪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
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
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
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
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
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寃

元明善罪白復掾曹

元明善字復初成宗時陞南臺掾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

888
88
80

